



悦读 滨州

文苑 影像 史志



下载品质滨州
畅享品质生活

鲁北晚报

10

2025.11.26 星期三

责编:曹玉

邮箱:sdlbwb@163.com

故乡的山和水 (外二首)

□乔志兵

故乡的水
蜿蜒在田埂与石桥之间
它不急不缓
水面上,飘着几片落花
故乡的山
青黛色的脊背
驮着云朵,站在村口
它不言不语
记得我赤脚奔跑的童年
记得每一条归家的路

风的家,很近、很近
它住在母亲的发梢
在故乡竹林的沙沙声里
它穿过山谷,绕过池塘
只为在窗前轻轻一推
看看屋里的人

时间,挂满枝头

被一场冷雨,按进了泥土
晨光矮了三分
露水开始练习结冰
你发现枫叶,早已红透

时间等着柿子挂满枝头
南飞的雁群,写尽天长
却在某个推门的清晨
撞见第一缕霜
正给枯草,系上白头

雪的消息

雪的消息随北风抵达
时光如此仓促
便被冬的影子轻轻覆盖

你仍记得,那一瞬的落叶纷飞
纵使冬已至,心仍留
故乡的小河边
看鸭子戏耍
看红霞牵着夜色,回家

白鹭湖的晚秋

□张鸿志

霜降后的白鹭湖,才更能显现出秋天的模样,更能嗅到秋天的味道。

此时的白鹭湖,霜叶如醉,色彩斑斓,波光粼粼。妩媚中带着成熟,成熟中透着大气,大气里又多了几多厚重。仔细看看吧,就这么一个短短的晚秋居然占据着一年四季的颜色。黄色是秋天的标志,如美女的胭脂,让白鹭湖更加楚楚动人。白蜡树叶为长卵形,从侧面看去,像一把把梳子,梳理着秋天最后的美丽;元宝树叶像一只只小手在舞动,诉说着对秋的留恋;银杏叶形同折扇,在秋风中摇曳着,气定神闲。看到银杏树,不禁想起一位大名鼎鼎的学者赞美银杏树是“中国的国树”,感慨它的“活化石”精神,并给予最高的“礼赞”,印象十分深刻。银杏树长相挺拔,高耸伟岸,实属树中的美男子。这三种树,叶子形状不同,但都呈现黄色,有的叶子的中心还浸透着猩红。那通透的黄,那响晴的黄,那辽阔的黄,相互交织在一起,遮天蔽日,铺天盖地。脚踩碎金,仰望金黄,感受着摄人心魄的美。

秋阳高照,金风猎猎,树叶如同雪花一般大朵大朵地飘落。在我眼中,过了霜降,这橘黄如霞的叶子,都会变为一朵朵花。每一次生命的轮回都会经历花开花谢的过程,花开的时候,它们尽情地绽放,花谢的时候才会有一地的缤纷。

在深秋觅绿,别有一番风味。你看,白鹭湖阳面的一排排雪松,葱葱郁郁,绿的纯粹,让我一下子想到了春天。塔松笔直高耸,呈金字塔状,大枝平展,小枝略下垂,针叶呈墨绿色。雪松树干深扎在土壤里纹丝不动,像站岗执戟

的哨兵,威严中带着帅气。春天来时它不露声色;夏天到它默默吐翠;秋天来了,它挂霜凝露;冬天到了,它迎风斗雪,屹然挺立。它那种与生俱来的定力,低调坚韧,一以贯之,不愧为树中英雄。陈毅元帅曾作诗云:“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描述了雪松的挺直与高洁,赞扬了它的气质与品格。

湖边的垂柳似乎还感觉不到秋末冬初的变化,依然摆动着绿色枝条,在湖面上画着柔和的弧线。看似柔弱的柳树却是生命力最顽强的树种,直到大雪时节,虽叶子黄绿斑驳,但仍不失风采。柳树从大寒黄叶脱落,到“五九六九河边看柳”,只有短短的五十天的时间,它昼夜不息地积蓄能量,堪称树中的劳模。在寒风呼啸攻城略地之时,你还能看到白鹭湖上最后一抹飘动的绿,那一定是柳树。

我徜徉在白鹭湖的东侧,一片通红似火的海棠果映入眼帘。在春天时海棠树也是一片翠绿,以后栉风沐雨,承受太阳的光热,吸吮大地的养分,颜色由浅而深,如黛如墨,再渐黄而红,如火如丹。最后收获一粒粒拇指大的海棠果。近观海棠果,一簇簇密实相接,一串串紧密相连,在阳光的照射下,红得鲜亮,红得耀眼,像一盏盏点燃的红蜡烛,在秋风中摇曳。在我贪婪地紧盯海棠果时,坠落的一棵海棠果让我看到了树下满地黄绿叠加的叶子,它们在完成光合作用之后,在海棠果丰腴红润之时,翩然离去,用血肉之躯实现了“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守护。

晚秋,是芦苇花盛开的季节。那一望无际的、洁白的、

轻盈的、柔美的芦花儿,随风从湖畔铺天盖地飘来,更增添了白鹭湖湿地公园的原始生态特征。“人淡淡,水蒙蒙,吹入芦花短笛中”。重阳节午后,与几个老友聚会,借着酒劲儿尽情吟诵着“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诗句。酒至微醺,我独自来到白鹭湖东南角那大片芦苇荡里,瞬间便沦陷其中。风摆芦苇,我也随风摇着头颅,闭目吟哦《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自得其乐,物我两忘。

如果把城市西部的中海,比作“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那么,东部的白鹭湖,则更像是瘦西湖。中海水面更辽阔更壮观,知名度更高一些。而白鹭湖呈葫芦状,寓意福禄吉祥,南北狭长但却紧致,低调内敛,还带点芦苇荡的“原始味”。白鹭湖经过春的沉淀,夏的蒸腾,湖水褪去了浮躁,凝练成一汪温润的墨绿,也不会再有波澜的惊起。今年中秋,淫雨霏霏,连日不开,致使白鹭湖水面上涨了两尺多高。数百只白骨顶鸟拖儿带女兴奋地在湖面上觅食游弋,长长的鸟喙啄食形成的水圈儿与贴附在水面飞行留下的水痕,交叉串联,由小到大泛起浅浅的水花,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动态水墨画。

令人兴奋的是,今年白鹭湖又迁来了一批新客人——凤头鸊鷉,它体形硕大,羽毛多彩,憨态可掬,成双成对游弋在水面上。它们的婚配制度也具有现代文明属性,实行一夫一妻制。求偶时鸣叫,婚舞进行互动,产下雏鸟后常驮在背上。甫一下水便成为水中一景,吸引了不少游客翘首观望。

更令人欣喜的是在南小岛上,出现了六只白鹭。红红的喙、洁白的羽毛、黑色的长腿,它们迈着公主般的步伐,昂起高高的头颅,时而啄食,时而警觉地注视着周围。稍有异常便立即腾飞,盘湖飞翔两周后,又落在南小岛上。

据工作人员说,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白鹭湖的投资,已着手在南小岛建立隔离区,并筑巢引鸟,定期抛食。看来白骨顶鸟、凤头鸊鷉还有白鹭等候鸟,已将白鹭湖定为过冬的栖息地。有此良禽与我邻岂不兴哉?

“春有百花秋有月”,秋天的月夜是最美的。而夜游白鹭湖,就体悟更深了。农历九月十六,我漫步在白鹭湖畔,金风拂面,波澜不兴。没有了夏日的蝉鸣,没有了夏夜的喧嚣,一切静谧而安详。走在柳树成荫的跑道上,两侧路灯在枝条的摇曳下,或明或暗,远远望去好似穿越时间的隧道,跑步八年的记忆瞬间浓缩在无尽的隧道里。

白鹭湖周围华灯绚丽,流光溢彩,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都穿上了彩色的盛装。倒映在水中的景色美轮美奂,缥缈空灵。陆地有多华美,水中就有多灿烂。

皓月当空,月明星稀。皎洁的月亮投射在白鹭湖中,水中又增添了一个月亮。苏东坡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词,只有身临此时此景,才能领悟得更真切、更透彻。千百年来,它慰藉并顺遂了多少人的美好愿望与期许。

今年的第一场雾,我走进了大雾笼罩中的白鹭湖。行走在湖畔如踏入仙境,晴天时看到的一切都模糊不见了。有时候,人在朗朗乾坤下看世界,因看得太真切反而觉得厌倦、无聊,转而在朦胧中寻找美好,哪怕是虚幻的、暂时的。太阳托举着浓浓的团雾慢慢升起,大雾开始渐渐退却。就在这时,湖边的蓝海钧华大饭店如同海市蜃楼,凸显在雾中,微风推拉着薄雾,酒楼若隐若现,一会儿像座巍峨高山,一会儿像座漂浮在空中的欧式教堂,漂浮不定,魔幻诡异。

深秋的白鹭湖,积蓄着浑身所有能量。待来年,她以春雷般的嗓音大喝一声,湖畔的绿植便迫不及待地穿上春装——白鹭湖又绿了。

灯

□郭同盛

的绿灯亮了。“哄——”人们便一窝蜂地向前拥去。同样,我也不甘落后。

不过几分钟,我便随着人群来到了一个新的路口。“糟糕,又是一个红灯!今天是我第一次去新单位上班,可千万别迟到啊!”我心烦地敲打着电动自行车的车把,朝对面的灯张望着、诅咒着。

“灯,兄弟,你的车,灯还亮着……”身后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喘息声。我惊诧地一回头,发现还是刚才那个坐轮椅的人。他五十多岁的年纪,一脸的清瘦煞白,此时此刻,正一边指着我的车灯,一边冲

着我如释重负般地笑着。我低头一看,可不是嘛,这大白天的,我的车灯竟还傻乎乎地亮着。顿时,一股暖流涌遍了我的全身,感谢的话刚要出口,对面的绿灯亮了,人们又一窝蜂地向前冲去。

“多好的一个人啊,即使是面对一个素不相识的陌路人,即使自身就是一个需要别人帮助的残疾人,竟还能时时刻刻、毫不吝啬地关心别人,我一定要亲口向他道谢……”想到这里,我立马向他追去。眼看就要追上了,这位“轮椅大叔”竟然左拐西去,和我“分道扬镳”了!一阵悔痛袭来,

我好不失落,只能呆呆地望着他驶去的背影,渐渐渐远,竟也越来越高大。“灯……啊……灯?”我心潮难平,倏然,眼前一亮:这位“轮椅大叔”不正是一盏灯——一盏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灯,一盏指路明灯吗!

想到这里,我浑身是劲,跃上我的电动车,猛地拧足了马力,像是更加看清了前进的方向!

